



# 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成长

——读韩静慧《赛罕萨尔河边的女孩》

□王 敏



蒙古族作家韩静慧已在文坛默默耕耘20多年，在她的笔下每个年龄段的主人公都活灵活现，个性鲜明。如长篇儿童小说《父子较量》《一树幽兰花落尽》以及童话《星星落在草原上》等，前期在《儿童文学》《巨人》《少年文艺》等刊发表的小说《危险的较量》《沙魂》《月亮湖边的鸽子花》以及在《民族文学》上发表的小说《额吉的荞麦地》等，始终以一个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独特视角，细腻呈现着多元文化交织背景下少年儿童的成长图景。从草原到都市再到草原，这一创作历程的变迁既显示着作家从民族的根脉处寻觅自我的身影，更呈现出她对少数民族少年儿童成长思考渐深的足迹。她新近的长篇小说《赛罕萨尔河边的女孩》一如女孩宝迪手中擀出的毡画，质朴绵密又不失清雅秀丽，再次为中国儿童成长书写增添了新的艺术素。

作品从宝迪家祖传的擀毡子技艺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写起。女孩宝迪成为化解家庭危机的关键人物。作品单线推进，紧紧围绕宝迪决心学习这项技艺并最终学会且有所创新的情节展开叙述。一边是传统的游牧生存方式对蒙古族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另一边是多元文化与现代科技如潮水般涌入草原的必然趋势。在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峙中何去何从，这既是每个草原人内心深处的精神困惑，更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少年儿童的成长难题。作为一个有着浓重“乡愁”的蒙古族作家，韩静慧选择了“擀毡子”这项民族手工技艺，一方面饱含深情地描绘并阐释了这项技艺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则表达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少年儿童主体生成的深刻关联。

那达慕等具有鲜明民俗色彩的日常生活，将少年人的成长置放于浓郁的民族文化场景之中。氤氲于日常民俗生活的蒙古族民族文化正是草原少年儿童成长永不干涸的精神源泉。

小说中，潮尔齐爷爷是个耐人寻味的形象。这个蒙古族老说唱艺人曾在文化浩劫中无辜入狱，性情孤僻的他“手里总是拿着本《周易》”。这个人物既背负着历史的沉疴，又不故步自封，在汉文化典籍中寻觅着生活的哲理。这个在孩子们看来显得“神秘”的老人形象似乎传递出这样的意义：不同民族文化间优秀成分的交融互渗可以为民族文化增添丰富的色彩。而外出归来的哥哥嘎鲁又将网购、快递等时尚元素带进草原，为宝迪的羊毛毡垫助力，使它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一切都预示着新一代草原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将拥有更加开放的视域和格局。

所以，传承并不意味着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原样照搬，成长也绝不是对上代人生道路的简单复制。在“偷学弹羊毛”和“第一次擀毡子”的场景叙述中，作品生动刻画了一个善良倔强的女孩子的笨拙尝试，令人信服却又趣味盎然地书写了宝迪成长中所经历的双重挫折。在突破困境的成长之路上，创作者赋予女性主人公“坚持自身个性与将自己的决定付诸实践的能力”。宝迪不但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了阿爸思想上的偏见，还借助哥哥嘎鲁的快递服务站让毡垫走出草原。这项传统手工技艺在宝迪手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而宝迪也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生成。伴随着宝迪为自己赢得宝贵的尊严，读者也建构起寻找和确证自我需要清晰坚定的目标和持之以恒的行动力的意涵。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韩静慧的儿童小说创作始终积极构建着正在成长的女性主人公的主体性，这篇作品更是如此，将解决家庭危机、传承民族文化这样重大的使命赋予宝迪这样的女孩子。与宝迪这一形象相映成趣的是巴根，这个调皮的男孩子一方面是宝迪忠实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在对待潮尔齐爷爷的态度上，又与宝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与其说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为了与女主人公形成比较，不如说他与作品中其他人物一起构成宝迪成长所处的“群体”。在女性主义创作观中，“如何展现人们在关系中互动，从彼此之间获取力量并变得坚强”，正是女性主义儿童小说的突出表征。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群体关系这种民族文化的又一内核赋予宝迪以积极坚忍的力量，才最终促使她出色地完成使命。同时，巴根这个人物的塑造也展现了一位儿童小说作家的出色功力：如果说宝迪更多地体现出作家的希望与期许，那么巴根这一形象则更加“原生态”，他的种种行为无疑是草原上成长的蒙古族儿童的传神演绎。

与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一样，韩静慧同样通过文学创作寻找着自己的血脉和精神家园，重建着个人与族群之间的认同与归属。如果说她在《额吉的荞麦地》等作品中传达了对现代文明冲击之下民族文化传统逐渐式微的喟叹，那么《赛罕萨尔河边的女孩》则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民族儿童主体性的构建充分融合起来，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现实处境的新的思考，为不同族别的少年儿童读者提供了新鲜的成长养料。

(《赛罕萨尔河边的女孩》，韩静慧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 ■百家品书

# 散文的底气

——读高海涛散文集《英格兰流年》□杨光祖 陈丽

一个真正写作的人，他的内心肯定比常人要孤独、焦虑。朱光潜曾把散文分为三等，“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而那种“自言自语”的写作，是一种大孤独，是“偶开天眼觑红尘”，非有大力量不可。即便是“向一个人说话”的写作，也是很艰难的。因此，他们就需要一种力量。而高海涛的力量，就来自辽西这片苍茫大地。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不管写什么，哪怕涉及古希腊，我也一定要和自己的故乡及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不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底气，也没有叙说的激情。”一个人的格局来自眼界、更来自他的身世，有了辽西这片热土的温度，高海涛才能走进欧美文学，才能写出那些散发自己体温的散文。

多年来，高海涛在散文领域开拓了一片富有自己特色的新天地。他的散文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乡愁气息，是乡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一次交融与互动，是漫漫乡愁与知识的一次真正交叉与碰撞。如高海涛所说：“世界文化和故土家园是我精神的两级。”的确如此，我认为这正是两种文化熏陶下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这是对养育了他的故土的一份回忆、一份信念、一份深深的感激；这是他寄给自己灵魂深处的一份饱含深情的书信。

当下，消费文化、虚拟世界，让很多散文家的感觉变得迟钝麻木。他们已经听不到大自然的声音，感知不到大地的温度。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故乡了。写作似乎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术活动，一种文字的积木游戏。张爱玲说，散文是读者的邻居。这些没有底气、地气的所谓散文，自然无法成为读者的邻居。高海涛的散文，是故乡的，有一种来自大地的气息。

辽西，是一个以干旱、贫穷而闻名的土地，但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一样的辽西，一个有故事的辽西，一个深沉的辽西。史铁生说过：“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确实是一种心情，一种复杂的心情，没有边界，惟有思绪万千。高海涛散文集《英格兰流年》有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的辽西、一个丰饶的辽西、一个有情有意的辽西。他的文字与其说是一篇篇乡土类散文，倒不如说是一幅幅扣人心弦的辽西风情画。如《故园白羽》《青铜雨》《贝加尔湖》《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等等，让我感受到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辽西。我伸出手，感觉到了辽西四月的雨；我抬

头，看到了远处风一样的江威；我驻足聆听，耳边传来了树瑟哥的叫声；我轻轻闭眼，仿佛嗅到了米国林的传奇味道。

高海涛散文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将自己对家乡的种种回忆融入到了对欧美文学的书写之中。在他看来，正是这片辽西热土培养了他对欧美文学的热忱，也正是这诗一般的欧美文学激发了他对辽西故土的深深怀念。就如秦朝辉评价高海涛的散文：“这就是高海涛散文的基调，他总是乐于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意蕴整合起来，而难能可贵的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如‘春梦了无痕’，既陌生又自然贴切。他在世界与乡土之间构建自己的艺术想象，如此丰富，如此辽阔，如此激动人心。”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准确的一个评价。高海涛站在欧美文学这个高度远眺自己的故乡，其实他走了很远很远，蓦然回首的瞬间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故乡。但我们认为，他最终是在用他的肺腑之言感恩辽西这片故土，就如在《故园白羽》里写到的：“那是一片连雪都‘别有根芽’的土地，地方独特，人也独特，就是不怕天冷，就是不图富贵，只图活得有根有蔓。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含蓄的隐喻，却将作者心底最真切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

致。

散文，最难写出人物。为什么我们喜欢小说家写的散文？因为它们有故事，有人物。高海涛的散文里，也活着他描写的人物，如《苏联歌曲》中塑造了一个逼真的海芳姐。海芳姐站在山丘上唱歌的场景，给人营造了一种电影场景的画面感。读着这样的散文，我们似乎来到了这可爱的辽西大地，感受到了他对亲人朋友真诚、浓烈、发自肺腑的怀念；如《寻找克拉尔男孩》里，作者谈到在谢尔诗集里认识的男孩：“还有一个男孩，希望自己只有一英寸高，这样就可以骑着昆虫去上学了。”只一句话，一个小男孩就活了；只一句话，简练而又不失感情。

高海涛的散文语言质朴、干净，感情真挚、情真意切，是一种赋予了精神情感的语言，无论是写人还是写景，作者都是用最朴实的语言诉说着自己的精神所在。就如《英格兰流年》里描写父亲在清明节上坟的场景，如“父亲只好自己揣着馒头，拿了些黄纸，还在肩上扛了一个小桌冒着雪到西山上上坟。”简短几句话却描绘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如《青铜雨》中描写辽西的雨，语言淡雅、清新优美，但又赋予了这雨“沉实饱满”的精神，很轻又很重。

一篇散文的底气来自作者真实的内心，一篇散文背后的支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独立的人。

(《英格兰流年》，高海涛著，大连出版社出版)

# 源于热爱

——读谷禾诗集《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森 子

揭示，还是抒怀、神游，波及广袤的日常性，无论痛彻心扉还是悲悯、质朴……

谷禾是个多重视内容的诗人，但他也写了不少神游、冥想、不及物之作。这说明他的包容和消化能力强大，他是个吞吐量很大、杂糅，并善于转化的诗人。他的诗叙述性强，内含抒情的底蘊，对泥沙俱下的时代生活进行辨析和诊断。另外，他在一些诗作中也融入古典诗歌的意韵，如宋词般的短句在诗行间轻快切换。这也是他对东西诗歌传统兼收并蓄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谷禾的诗最为鲜明的特征是日常性。对日常的抒写构成了这本诗集的主要骨架，对此他有着清醒的意识，那就是以此“向杜甫致敬”。但写日常，并不等于日常，或委身于日常，而是揭示、探析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或反诗意。在这条路上，杜甫是位伟大的导师。谷禾也写日常中的非常——如事件、场景、某个节点，中断日常。对了，写诗就是要中断日常。他的首诗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车过沧州，一抬眼望见原野上水沟纵横》中，火车代表日常流逝的速度，途经一切不可挽回的事物，诗人却希求这头

现代的怪兽停下来。他也认为这想法是荒唐的，但在诗的内在领域却是可行的，诗人的写作就是要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而聪明的读者也会心领神会。“一抬眼望见原野上水沟纵横/水光清澈，又明亮/突然激起了我的中年乡愁，也让G125次列车/多停留了一秒钟”。这是一次成功的中断行为，将人从日常的庸常中解救出来，哪怕仅仅是一秒钟。

更多的日常性是诗人在很多诗中写到的“北运河”，他生活里的小区、停车场、咖啡馆、香椿树、地铁站……这些不经意的场景，经他的笔触婉转一下，便传递出不一样的味道和感觉。这些场景的抒写也标明了谷禾写作的地域性，诗人不断地返回地域场景中，眺望、出神、修整，磨砺他的写作神经，为不断的出发和漫游……不断离开和回家——他的乡愁之地。

谷禾是写田园的高手，或者说是转化乡愁的高手。比如诗集中《杀了——》《回忆一个村庄》《异端分子》《回忆一场雨》《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等就是很好的证明。其中后三首在此类型中又比较特殊。《回忆一场雨》，源自神奇、惊悚的少

年记忆，诗人对此萦绕于怀，其中还是隐含了超越式的爱，但却是人间最为朴素的感情。如果我们将日常行为放在灵魂出窍的境遇中，效果自然不会一样，这也让我们来重新打量日常性，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荒诞、又让人信服的传奇。

《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也是诗集中的力作。在这里，庞大无比的现实撞墙了，让现实找不着北正是揭示现实的一种方式。诗人在诗中没有做过多的判断——可能或不可能，对与错，任事件自身延展……如果回归理性判断和严酷的现实，这首诗就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最后一行的晚霞映现出诗人的态度，诗的力量就是扶老携幼将无穷的悲悯扩展至天边。

日常性中还可细分成几种类型，比如亲情和事件。诗集中写女儿的诗有三四首，可以看出谷禾作为父亲对女儿的关爱、担忧与期望，甚至连父女间的争吵也入诗了，可见他的实在与真性情。他是杜甫“诗是吾家事”的践行者，也是一位现代的在写作中带有自传色彩的诗人。读他的诗，真挚、质朴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这是一位本色的不欺人的诗人。

以杜甫为师，谷禾的写作越来越开阔、疏朗，题材类型和写作手法无所不包，这篇短文不能一一涉及。读谷禾的诗让我加深了这一印象：在无所不能中侧重于不能，这是诗的领域。

(《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谷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 《恋恋风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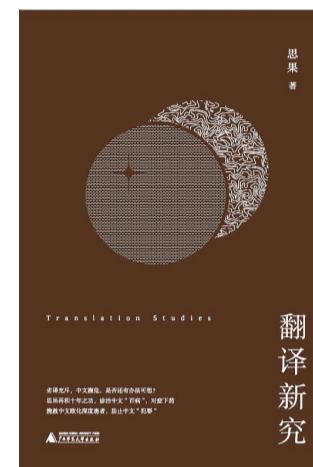


侯孝贤 著  
新星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

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运动重要的代表人物，自成风格，享誉国际。他擅长运用长镜头、空镜头和固定机位，以精省、克制的电影美学和语言，捕捉着我们身处世界渐渐消逝的美感和意韵，呈现真实情境中生命的状态与本质，带给观众切身感受和碰撞。

侯孝贤在本书中回顾了自己的电影创作生涯，涵盖了《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代表作品台前幕后的经历，并以讲故事的方式分享了自己的美学信念、拍电影的方法，并进一步畅谈了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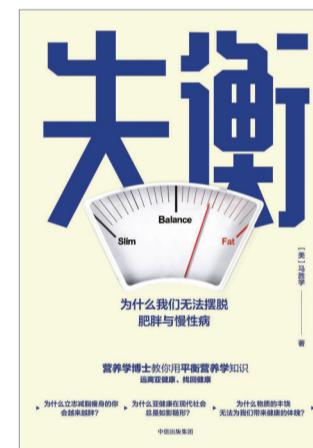
### 《翻译新究》



思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本书是《翻译研究》的续编，作者积累将近10年，再次对劣质译文发起挑战。书中对翻译的宏观认识，解读中英文之间的区别，也通过大量案例，告诉年轻译者在何种情况下要遵循原文的语序，何种情况下可以改动原文，甚至进行适当的增删，进而通过剪裁、锤炼、深思，让译文变得像散文一样流利顺通。作者认为现在劣译充斥，中国人写的中文已经不像中文，本来丰富、简洁、明白的文字，变得贫乏、啰嗦、含混不清。时至今日，这种破坏已经深远广泛。该书针对畸形的翻译语言，不但详为诊断，而且细加治疗。这种看似单调乏味的“临床报告”，一经散文家娓娓道来，竟然十分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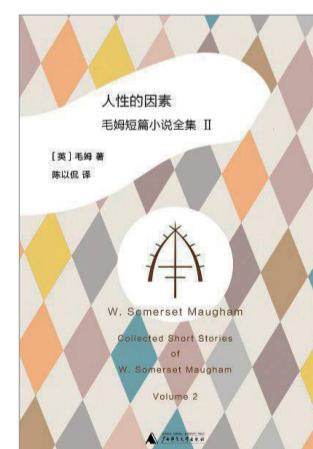
### 《失衡》



【美】马胜学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4月出版

不久前，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一项面向全球的调查表明，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营养失衡状态。所谓营养失衡，包括两方面：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前者一般出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而后者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营养失衡正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各地蔓延，贫困和富裕国家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渐提高，越来越重视饮食健康，均衡营养成为当下大家都很推崇的生活观念。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无处不在的新媒体，都在向我们普及真假的营养学知识，绝大多数专家和营养师往往强调膳食搭配的重要性，而很少从整体上考量营养与健康的关系，其实，这也是一种失衡。这本书旨在系统地讲解营养学知识，希望可以为读者树立平衡营养学的观念，厘清均衡营养对健康的重要作用，并意识到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均衡营养是未来社会的一场生活革命。

### 《人性的因素》



【英】毛姆 著  
陈以侃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短篇小说在毛姆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安东尼·伯吉斯就曾评价他写下了“英语文学中最好的短篇故事”。《人性的枷锁》《刀锋》等长篇小说使毛姆名闻世界，而他的短篇则以编织故事的精湛技巧，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敏锐洞察，为其赢得了更多读者。1951年，毛姆出版四卷本短篇小说全集，共收录91个故事，并亲自确定篇目和顺序。1963年企鹅出版社在此基础上推出新版，自此被认作标准定本，多次重版。本书即译自2002年企鹅版全集。

### 《纸上寻仙记》



锦翼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

本书从各类中国传统笔记体小说汲取灵感和素材，经过大量考据，从吃喝、穿戴、出行等角度，介绍我国民间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和不同民俗。作者说，当代学者袁珂写下了《中国古神话》《中国神话史》《山海经校注》等著作，通过各种笔记故事，各种神话古籍梳理出中国神话的体系。这充分说明我们的神话故事“形散而神不散”。中国笔记故事和神话故事就如同一股暗流，散落于各种笔记故事、神仙传记里。前人可能种下一颗种子，后人就会不断添枝加叶，汇总起来就是一个神话故事。把散落在各种笔记故事、神仙志怪小说中的情节拼接起来，就如同一个接龙游戏，能够组成中国神话故事的巨龙。